

聂凤智 著

战场——将军的摇篮



解放军出版社

我第一将军的摇篮

解放军出版社

战场——将军的摇篮

聂凤智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100035)

新华书店经销

南京七二一四工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6插页 200千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

ISBN 7—5065—1014—6/K·87

定 价：3.90元

社编号04—0007

在競爭中學習
在赛场上海成長

徐狗而題

一九八八年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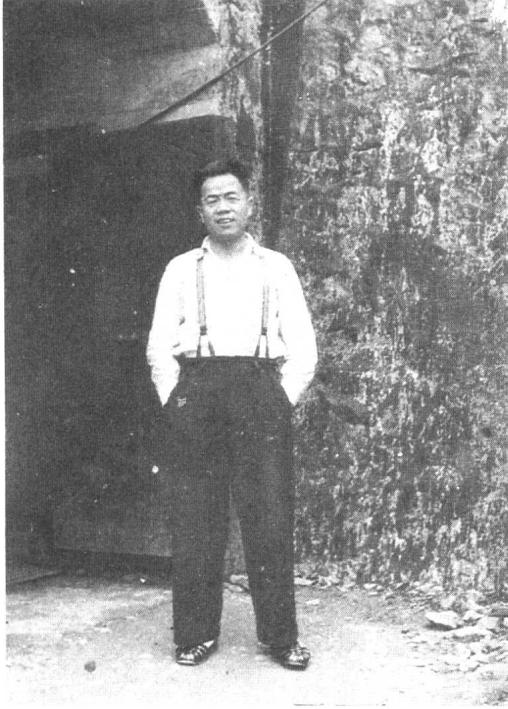


作者近照

战斗间隙
(1942年冬于
抗大胶东支校)



总攻之前
(1948年11月
于碾庄)



战后小憩
(1953年夏于
丹东四道沟空
军指挥所)



异国一览
(1964年11月
于埃及)

学有所得

(1979年春于
南京)



劫后重逢

(1974年春于
南京)





天伦之乐
(1986年5月
于南京)



难得清闲 (1973年夏于大别山)



聂凤智将军

责任编辑：王伟
马洪才
封面设计 杨晓岗
装帧

凤智 著

目 录

| | | |
|------|----------------|---------|
| 开头的话 | 从“将军梦”说起····· | (1) |
| 抗日烽火 | 在胶东这片热土上····· | (3) |
| 停战前后 | 短暂的“和平”····· | (16) |
| 出师鲁南 | 正规军对正规军····· | (30) |
| 内线牵敌 | 腥风血雨的磨砺····· | (45) |
| 奔袭周村 | 有险才有奇····· | (62) |
| 潍县大捷 | 面对“双城”的思索····· | (75) |
| 汶水设伏 | 当“配角”的艺术····· | (91) |
| 攻克济南 | 胆识与谋略的较量····· | (101) |
| 逐鹿淮海 | 黎明前的决战····· | (121) |
| 横渡长江 | 踏上江南的土地····· | (143) |
| 进军上海 | 一定要军政全胜····· | (160) |
| 朝鲜空战 | 在“空中霸主”面前····· | (180) |
| 解放大陈 | 以陆军的胜利为胜利····· | (201) |

- 入闽参战 台湾海峡上空的战云..... (222)
再说几句 功勋和荣誉归于人民..... (238)

附录：

- 谈谈军事辩证法的实际运用
 (1950年7月) (241)
- 在战斗中建设一支有战斗力的空军部队
 (1951年8月) (264)
- 关于城镇攻坚战的几点体会
 (1961年4月) (279)
- 努力学习军事，以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
 (1978年7月) (292)
- 现代战争对司令部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980年4月) (321)

开头的话

从“将军梦”说起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将军。1955年，被国务院授予中将军衔。

当我回顾六十年来的军事生涯时，似乎有一个声音一遍又一遍执拗地问我：

“你做过‘将军梦’吗？”

没有。

那么，与我同时代的一千多位将军们，他们做过“将军梦”吗？

在我个人所熟识的红军出身的将军中，我也几乎没有从来没有听他们谈起过，他们曾经做过“将军梦”！

没有做过“将军梦”的红军战士，一个个成了名副其实的将军。历史记载下的这样一条将军成长的道路，不正

是典型的“中国式的道路”吗？

当然，我们每一个将军曾经走过的具体的生活道路不尽相同。在我们中间，有走出工厂的工人，有脱下长衫的职员，有投笔从戎的教师，有离开校园的学生，更多的则是在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农民。当我们从五湖四海汇入中国工农红军的队伍里，我们立刻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红军战士。从这一天起，我们的命运，就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了。如果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书写下一部部个人历史的话，那么，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渡过的斗争生涯，却毫无疑义地融汇进新生的共和国历史之中了。

老实说，当我们在六十年前加入红军的时候，并不懂得多少革命的道理，更不懂得怎样当兵，怎样打仗。我们是在当兵的日子里熟悉兵，了解兵，在一仗接一仗的拼杀中学会打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场，不仅影响和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而且磨炼和铸造了一代年轻的将领！

战场——将军的摇篮。

抗日烽火

在胶东这片热土上

1940年夏天，上级指示由我带领“抗大”三团的一部分，到山东协助办“抗大”分校。

我当时任“抗大”三团副团长兼教育长。命令来得很急，必须越过好几道日寇封锁线，只能边打边走。我们在名义上编成了“团”，实际上男男女女，不少青年学员仅仅经过短时间的军事训练，行军作战没有多少经验，战斗力并不强。正太铁路，当时是日寇封锁控制的要点。我们头天夜里过正太线，没有钻过去几个人，被鬼子发觉，凶猛的火力迎头直扫过来，根本过不去。第二天，我带几个人换上便衣，混入火车站里，看到车站附近过往人员很多，敌人只派了几个流动哨，戒备显得松懈。当天晚上，我们选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贴近火车站一侧，穿越正太线。指

挥所就隐蔽在火车站里，人员分成几个梯队，一拨一拨地过。慢虽慢了些，不等天亮也就过完了，比原来预料的还要顺利。

我们到达山东根据地以后，与“抗大”一分校合并起来，由我担任校务处长。不久，上级命令我到胶东任五旅参谋长。这时，胶东抗日军民反“扫荡”斗争开展得如火如荼，捷报纷传，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我将校务工作简单作了移交，随即兴冲冲赶赴胶东“上任”。谁知走在半道上，突然接到上级紧急电报，改任我为“抗大”胶东支校校长。这种情形那时常常出现，主要是因为抗日敌后斗争形势复杂，干部变动频繁，甚至一月几变，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而且职务时高时低，统视对敌斗争的需要而确定，谁也不会去计较。有时这种变动，往往仅凭一份一二十个字的电报就行了，根本不需要也不可能派上个什么人来给你做一通“思想工作”。去办胶东支校，我同样感到高兴。因为我在“抗大”已经好几年了，深切感受到办学的重要和辛劳，并不亚于战斗部队。

为了适应日益残酷的抗日游击战争的需要，我们“抗大”胶东支校坚持一边教学，一边战斗，在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的斗争中，成长为打击日寇、保卫群众